西圃文說　西圃詩說

余昔奉教於　山薑夫子即得友小山薑硯思先生越今予年八十因足疾鍵關先生亦七旬矣一日扶杖而至余驚蹩而迎皤然兩叟話舊述懷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也袖出所著文說一冊囑余序余受而讀之旨哉何其說之閎以肆精以深也夫世之論文者未嘗不欲其言之有當也但學無淵源搜抉未透井底蛙觀豹斑管見縱有軒輊寧爲定論哉先生爲山薑夫子家孫詩文講貫得之家傳自其早歲志趣高超學問耆識卒加人一等而又不自滿假躭書成癖南面百城浸淫饜飫無寒

晷晝夜之開此山之所以不得不高水之所以不得不深也歟說凡三卷集經史子集爲大成各有發明各有評隲藝文錐沙源流指掌葢其得之者深故其說之也確其搜之也廣故其說之也詳非雷非電令人神驚讀竟余不能更溢一辭殆所謂順贊一句屋下葢屋逆贊一句樓上安樓不如借水獻花與斯人供養其說具在請天下有目者共覩焉八十歲老友藿村魏丕承序

西圃文說卷之一

濟南小山蘆田同之纂

六經四子理而文者也兩漢事而文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文而文者也錯以事而已

精一執中無偏皇極之類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滕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瀆詞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詞已瀆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檀弓簡考工記繁檀弓明考工記奧各極其妙雖非聖筆未是漢武以後人語

諸文之外山海經爾雅穆天子傳亦自古健有法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修辭立其誠蓋辭無所
不修而意則主於達後揚雄氏避其達而故晦之
作法言太史公恐其晦而故達之作本紀俱非聖
人之意也
孟子理之辯而經者莊子理之辯而不經者公孫
喬理之辯而經者蘇秦理之辯而不經者
呂氏春秋文有絕佳者有絕不佳者以非出一手
故也
淮南鴻烈雖似錯襍而氣法如一

賈太傅有經國之才言之蓍龜也其詞覈而閎健而飫

古今文章大家數正不多見戰國之文反覆善辯孟子莊周屈原爲大家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司馬爲大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之歸去來詞李令伯之陳情表王逸少之蘭亭序而已

漢興文章有數等亦各有宗主蒯通隋何陸賈酈生游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詞董仲舒

匡衡劉向揚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太史公之文有數端焉帝王紀以已釋尚書者也又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虛春秋諸世家以已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而襍儀秦鞅雎諸傳以已損益戰國策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諸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風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言精嚴而工篤磊落而多感慨

王鳳洲曰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

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此論雖自有見然未免無所區別耳

秦以前爲子家人一體也語有方言而字多假借是故難而易晦也左馬而至西京洗之矣相如驗家流也子雲子家流也故不盡然也六朝而前材不能高而厭其常故易字易字是以贅也材不高故其格下也六朝而後學不能博而苦其變故去字去字是以率也學不博故其直賤也

古文有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古今之所

不易也茅說有高遠而難行者聽其言則善從而學之如適乎廣漠之野泛乎洞灘之津而不知所歸宿奚有當哉故論文者近取唐宋而已唐之古文始於富嘉謨吳少微而不傳李華蕭頴士繼之亦不甚傳故唐之文斷自退之宋之古文始於柳開穆修鄭條條無傳柳穆之集俱在雖傳矣而不足以傳故宋之文斷自永叔唐宋之文遂繼西京而上佐佑六經總而論之唐之文氣勁而節短其失也鬼瑣而詭僻宋之文氣舒而節長其失也啴緩而俗下元明作者大抵祖宋祧唐萬吻雷同卒

歸率易而已

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撡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遷之文也閎深典雅西京之中獨冠儒宗者劉向之文也斟酌經緯上摹子長下採向歆勒成一家之言者班固也吞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鞭疾風常者山立恠者霆擊韓愈之文也巉巖崱屴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遒麗逸宕如携美人游東山而風流文物照耀江左者歐陽修之文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浩

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蘇軾也嗚呼七
君子者可謂聖於文矣其餘若賈董相如揚雄諸
君子可謂才問炳然西京矣而非其至者曾鞏王
安石蘇洵蘇轍至矣鞏尤爲折衷於大道而不失
其正然其才或疲薾而不能副焉迨及有明二百
餘年獨王守仁論學諸書及記學記尊經閣等文
程朱所欲爲而不能者江西辭爵及撫田州等疏
唐陸宣公宋李忠公所不逮也眞可謂一代之人
豪矣外此歸有光力大體正自堪並傳至明末則
有河南侯方域奉馬遷爲高曾而實宗乎昌黎栟

州廬陵眉山諸子一氣磅礴百折不移雖作者紛紛未有以尙之也

明代之文擬馬遷擬班固進而擬莊列擬管韓擬左國公穀擬石鼓文穆天子傳卒以爲唐宋無文是溺於李夢陽何景明之說者夫孔子之時去古已遠而删書斷於唐叙詩綴以商盡以世遠言湮但法其近古者而已矣且史傳諸子之法莫具於馬遷前此之文馬遷不遺後此之文不能遺馬遷然馬遷之文法雖具而體裁猶未備也備之者其八家乎八家之於馬遷猶顏曾思孟之於孔子也

道必學孔子然善學者學四子文必學馬遷然善學者學八家進而上之如莊列如管韓如左國如公穀如石鼓文穆天子傳猶羲農之制作皇娥之歌謡高而不可爲儀者也何李爲文本於馬遷是已然誌銘書記諸作信陽猶稍稍自好而北地則支蔓無章降而弇州白雪諸子尤而効之明三百年所以有詩而無古文詞也夫詩之所以越宋元而直追於唐者何李之功而文之所以三百年支蔓無章者又寧非何李之過歟

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主骨者若六

經之文非可以文論若其他若老韓左國皆斂氣於骨者也若史漢八家皆運骨於氣者也斂氣於骨者如泰華二峯直與天接層嵐危磴非仙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明李夢陽即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即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瞻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患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嵯峩於中流也

論韓文者無不首稱碑誌苐韓公碑誌多奇崛險

譎不得史漢序事法故於風神處或少遒逸至歐陽碑志之文可謂獨得史遷之髓矣王荊公則又別出一調苦細繹之

序記書則韓公崛起門戶矣而論策以下當屬之蘇氏父子兄弟

柳州文其議論處多鑱畫其紀山水處多幽邃夷曠至於墓誌碑碣其爲御史及禮部員外時所作多沿六朝之遺及貶永州司馬以後則又復雋永矣

宋代序事文當以廬陵爲最以其調自史遷出一

切結構剪裁有法而中多感慨俊逸處曾之大旨近劉向然逸調少矣王之結構剪裁極多鑱洗苦心處往往矜而嚴潔而則然較之曾特屬伯仲須讓歐一格至於蘇氏兄弟文才疎爽豪蕩處多而結構剪裁四字非其所長神道碑多者八九千言少者亦不下四五千言所當詳畧斂散處殊不得史體何者鶴頸不得不長鳧頸不得不短兩公於策論千年以來絕調矣故於此或殺一格亦天限之也

歐蘇二家論不同蓋歐次情事甚曲故其論多確

而不嫌於複蘇氏兄弟則本戰國縱横以來之旨故其論直而辨而多疎逸遒宕之勢歐則譬引江河之水而穿林麓灌畎澮若蘇氏兄弟則譬之引江河之水而一瀉千里湍者縈逝者注杳不知其所止者已語曰同工而異曲學者須自得之

明允易詩書禮樂諸論未免襍之以曲見特其文遒勁非他所能

南豐之文原本經術祖劉向其湛深之思嚴密之法自足與古作者相椎長而其光焰或不外鑠也故當時稍爲蘇氏兄弟所掩獨朱晦翁亟稱之歷

數百年而王道思始知讀而酷好之如渴者之飲金莖露也

韓出於左椾出於國永叔出於西漢明允父子出於戰國介甫出於注疏諸子固出於東漢諸書疏當其合處無一筆相似故韓無一筆似左歐無一筆似史遷書家所謂書通即變如李北海不似右軍顏魯公不似張旭也當其率爾時露熟態往往望而知爲某家文章亦如米元章所謂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若董元宰之不能離米米元章之不能離褚也

李耆卿評文曰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楊升庵曰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然以予論韓柳各有勝處亦各有遜處分路揚鑣各臻其妙似未可以大小論者

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剗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世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斯言最當我先公柳州題詞云韓柳竝稱韓不遜柳也可謂英雄之見今古相同至李耆卿韓海柳泉之評未免矮人觀場矣

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公之文浩若江河歐之摹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動心皆前無古人矣至於老泉之文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小微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著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求其侶在荀孟之間史漢之上不可徒以文人論也

王荆公爲文字字不苟讀者不知其用事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得文法於伯夷傳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爲秦得吾工張

得吾易

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之隱遯則神搜霆擊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陽朱公之文乎或謂文與道爲二學道不屑文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處掇拾腐語而不能自遣一詞反使記誦者嗤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未有能救之者

何大復云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此翻案起衰八代之論可謂刱矣然不爲無見

亦不爲無偏

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古人來彼學而成爲韓爲柳

吾却又從韓柳學便落一塵矣人笑韓柳非古與

夫一字一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也

西圃文說卷之二

濟南小山薑田同之纂

書曰詞尚體要荀子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揚子所云說鈴書肆正謂其無體要也吾觀在昔文弊於宋奏疏至萬餘言同列書生尚厭觀之人主一日萬幾豈能閱之終乎其爲當時行狀墓銘如將相諸碑皆數萬字至今盡無人能覽一過者繁冗故也元人修元史亦不能刪節如反賊李全一傳凡二卷亦萬餘字雖覽之數過亦不知首尾何說起沒何地宿學尚迷焉能曉童稺乎古今文章宋

之歐蘇曾王皆有此病視韓柳遠不及矣韓柳視班馬又不及班馬比三傳又不及三傳比春秋又不及于讀左氏書趙朔趙同趙括事茫然如墮朦瞶既書字又書名又書官不曾謎語讀春秋之書則天開日明矣然則古今文章春秋無以加矣公穀之明白其亞也至左氏浮誇繁冗其文弊之始乎

李空同每勸人勿讀唐以後文王鳳洲因以為記問既襮下筆之際自然於筆端攪擾驅斥為難若模擬一篇又覺局促痕跡宛露非斲輪手自今而

後擬以純灰三斛細滌其腸日取六經周禮孟子
老莊列荀左國韓非離騷呂氏春秋史記漢書自
西京以還至六朝及韓栁便須銓擇佳者熟讀涵
泳之令其渤漬汪洋遇有操觚一師匠心氣從意
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馭默受指揮臺閣山林絕跡
大漠豈不快哉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
而後來麾之而後郤已落第二義矣
王元美云吾於文雖不好六朝然六朝文亦邪可
言皇甫子循謂藻艶之中有抑揚頓挫語雖合璧
意若貫珠非書窮五車筆含萬化未足云也此固

爲六朝人張價然如潘左諸賦王文秀之靈光王簡棲之頭陀令韓栖受觚必至奪色此亦公平之論

自古博學之士兼長文章者如子產之别臺駘卜氏之辨三豕子政之記貳負終軍之識鼮鼠方朔之名藻廉文通之識科斗茂先景純種種該浹固無待言自此以外雖槃壁恒勤而操觚多謬以至陸澄書廚李善書簏傅昭學府房暉經庫往往來藝苑之譏乃至使儒林别傳其故何也毋乃天授有限考索偏工徒務誇多不能割愛必以目稜詞

爲事使耶孫搴謂邢邵我精兵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又韓信將兵多多益辦此是化工造物之妙與文同用

文章貴錯綜如楚詞以日吉對辰良以蕙殽燕對奠桂酒沈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爲矯健故耳然春秋已有此法矣春秋書隕石於宋五是日六鷁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鷁五六先後爲義不如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旣曰隕石於宋五又曰退飛鷁於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楚詞正用此法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與

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詞從耳以此知古人文字始終開闔有宗有趣其不苟如此

古文之奧不說盡而文益蘊藉者如莊子允淵而止說其三又夔憐蚿蚿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止解夔蚿風三句而憐目憐心之義缺焉蓋悟者自能知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得古文之奧矣

古文中有善用助語詞者如趙高傳曰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也必也一句而三助語文益矯健謂古文少虛字可

乎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之口其不見笑也幾希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叙山水奇勝文藻駢麗比之宋人臥游錄今之玉壺氷豈不天淵玊記夔道謠云楢溪赤木盤蛇千曲盤羊烏攏勢與天通又可以備詩文之材
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叢士雖多而將嚚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遣調旗幟群援但須知此

中倘有小小行陣遥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𡧋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

文無定規巧運規外過秦論也敘事若傳夷平傳也折辨若論至於序記志述章令書移眉目小別大致固同故法合者必窮力而自運法離者必擬神而竝歸合而離離而合有悟存焉

許顗濱曰余少時苦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裳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又云班固諸序可以爲作文法

式

焦氏易林西京文詞也詞皆古韻與毛詩楚詞叶音相合且其中多有裨於經史者又豈但爲修詞之助而已哉觀者僅以占卜書視之過矣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絃四字重複也殊不知絲竹管絃本漢書語古人文詞故自不厭重複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爲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遥遥莊子云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糧在今人則以爲複矣

古文多用倒語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若今人則曰為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若今人則云言伐莒者子邪

古文用之字甚奇如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二字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解尤有意

味

呂本中云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畧不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又曰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三之字不能去其一進使者而問故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之所以答夫子一進字足矣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詞此眞善讀書者善爲文章者者學者不可不知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之亂則師摯修之此以亂爲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

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栁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得奪胎換骨之三昧矣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公作瀧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世莫有知其言之出於孔叢子也

楊誠齋文有云風與水相遭也爲卷爲舒爲疾爲徐爲織文爲立雪爲湧山細則瀲瀲焉大則洶洶鞠鞠焉不制於水而制於風惟風之聽而水無拒焉本於蘇老泉文云且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

而行淵然而畱渟泗汪洋滿而上浮是水也而風
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
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迹之所有
是風也而水實行之今夫風水相遭乎大澤之陂
也紆徐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
如雲蹙而若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
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
一汩乎順流至於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
交橫綢繆放乎虛空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
側宛轉交戾囘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

如焰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
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凡
二百四十四字變化奇偉類莊子其實本於毛萇
詩傳云漣風行水成文一句漢人一句便可演爲
後人數百言古注疏具不可輕也
世傳六一公作醉翁亭記始云滁四面皆有山又
改云滁爲州山四周又改云云末乃改云環滁皆
山也可謂簡而奇然山海經云白沙山廣圓三百
里皆沙也已有此語學古文者豈可不讀古書乎
陶淵明桃花源記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謂造語

簡妙晉人工造語而淵明其尤也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李文饒云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
文賦文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蓋以馬喻文也言馬因警策而稱駿以喻文資片言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言聚於衆詞若策驅馳故云警策在文謂之警策在詩謂之佳句也若水之有波瀾若兵之有先鋒也六經亦有警策詩

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也
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均
日月以照臨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
常而作彝憲者謂之典陳其謨而成嘉猷者謂之
謨順其理而廸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
之誥帥師表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
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於下者謂之令時而
戒之者勑也言而諭之者宣也諮而揚之者贊也
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
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

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管者纘而述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者也序者緒而陳之者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伸宮閫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畧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於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

陳之者劄子也靑黃黼黻經緯以相成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

論說辭序原於易詔策章奏原於書賦頌歌贊原於詩銘誄箴祝原於禮紀傳銘檄原於春秋

誌體昉於經史昔大禹旣奠高山大川爰作禹貢首紀山水次及田賦次及貢篚周禮土訓掌地圖誦訓掌方志所謂圖誌雖不可考見而其見於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周知天下之利害者大要皆本於禹貢故禹貢爲敘事之祖而典謨又以敘事爲議論者也迨司馬氏作史記始變春秋紀年之

例創爲列傳洎禮樂河渠平準諸書班氏又作八志則郊祀食貨地理溝洫藝文加詳焉今誌家發凡起例蓋本諸此漢唐以來郡邑之誌歷存者若三輔黃圖決錄華陽國志元和郡國志太平寰宇記數家尙矣至前明郡邑志所謂文簡事覈訓詞爾雅無如康對山之武功其他若王渼陂誌鄠呂涇野誌高陵韓五泉誌朝邑喬三石誌耀胡可泉誌秦趙浚谷誌平凉孫立亭誌富平汪來誌北地劉九經誌鄜張光孝誌華其地率秦地其人率秦人也前明郡縣之誌從無愈秦者以其猶有黃圖

決錄之遺作史之難無出於誌誠以誌者憲章之
所係非老於典故者不能也
墓誌舉例凡十三事曰諱曰字曰姓氏曰族出曰
鄉邑曰履歷曰行治曰卒日曰壽年曰葬日曰葬
地曰妻曰子

西圃文說卷之三

濟南小山薑田同之纂

文章家繩墨布置奇正轉折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者不足以與此觀秦漢以前之文每家各有本色且莫不各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為言雖為術褋駁要皆本色也故精光所注歷久而不泯於世兩漢而下之文之所以不如者此也迨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

性命談治道自托於儒家之言然究無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不過影響勦說盖頭藏尾如唐荆川所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者雖欲不朽烏可得耶

文以意爲主主立則氣勝氣勝則辭洋精采從之而生

柳州云吾每爲文章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

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源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爲文也嗚呼如是而爲文亦安有不工者哉而今之爲文者曾有一於是哉

蘇長公云吾爲文惟行乎其當行止乎所不得不止二語論文家無不以爲尸實矣然究其所以之故吾得一言以蔽之曰辭達而已矣

歐陽公云作文無他術惟讀書多則爲之自工又

曰爲文之法唯在熟耳變化之態皆從熟處生也令人讀書不多而又疎於爲文一題到手無非剽竊聲響鋪排牽引而已亦烏得所謂工又烏得所謂變化哉

朱子曰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闒靸此語要當領會奇而穩者非奇也不奇而穩者非穩也奇與穩惟視工拙不分離合

謝枋云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愚謂初學固須膽大然學之初亦不慮其不大終要小心然學之久亦不慮其不小

姜白石曰雕刻傷氣敷衍傷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過也拙而無委曲不敷衍之過也余謂雕刻敷衍二義正須善會

唐荆川云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以後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爲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

立言之道有六難學難乎淵該事難乎綜覈詞難

乎雅健氣難乎冲和識難乎通融志難乎沉濬袁袠之論文如此予謂淵該綜覈雅健冲和通融五者固屬難兼猶不絕響至志難沉濬一語則幾於道矣臥龍靖節而外寧復有幾

張橫渠云發明道理唯命字難此眞得文家三昧者

文字須有數行整齊處須有數行不整齊處意對處文却不必對意不必對處文却著對爲文之法固當如是而用筆之妙正視乎其人

王文恪云爲文必法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

古者也若拘拘規倣如邯鄲之學步東施之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者此最得爲文之妙訣

作文要婉轉回復首尾相映乃爲盡善山谷論詩文亦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此常山蛇勢也

文章雖不要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有奪胎換骨法載在篇章歷歷可指數此實不傳之秘學者卽此便可三隅反矣

文章傳遠貴於精工世傳歐陽公平昔爲文每脫

稿淨訖即粘齋壁臥與看之屢思屢改至有終篇不留原稿一字者蓋其精如此大抵文以精故工以工故傳遠三折肱始爲良醫百步穿楊始名善射眞可傳者皆不苟者也

文章以體製爲先精工次之失其體製雖浮聲切響抽對白黃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

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難於立意使事多難於遣辭能立言者未必能造語能遣詞者未必能免俗此又其最難者大抵爲文者多知難者少

工文雖面觀人文章亦不易知梵志翻著襪法則可以行文知九方皐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山谷云文章好奇自是一病若學議論文字須取明允文觀之竝熟讀董賈諸文欲作楚詞進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其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所謂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可作錦觀其所論則知其不苟作不似今之學者但率意爲之便以爲工也

文章以氣韻爲上乘氣韻不足雖有詞藻豈稱佳作

文章家華美不乏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淸廟茅屋謂之古朱門大厦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太羹元酒謂之古八珍謂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矣

爲文須自出機杼方能成一家言而徒與古人同生活者終無把柄

文莫先於辨體體正而後意以經之氣以貫之詞以飾之體者文之幹也意者文之帥也氣者文之翼也詞者文之華也體弗愼則文龐意弗立則文舛氣弗昌則文萎詞弗修則文蕪四者文之病也

東坡論文謂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文也然言止而意不盡尤為極至

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綴關鍵金石綺采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弇州之論如此可謂要言不煩備極文家之能事矣

文章須有逸氣然終當以銜勒制之如乘馬者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塡坑岸也

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有野體鄙體俗體能

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

文有虛神然當從實處入不當從虛處入蓋惟實乃有虛神不實乃空耳

弇州云才有工而遲者如淮南王禰正平陳思王王子安李太白之流是也然鸚鵡一揮子虛白日煮豆七步三都十年不妨兼美亦猶皇甫汸所云拙若枚皋何取於速工若長卿奚論於遲之謂也

顏之推曰學爲文章先謀師友得其評論然後出手愼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然今之不謀師友者多矣宜乎其不能工也

歐陽公云文章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余謂不多作者固不能自見即有旁人指摘恐亦未必爲然蓋爲之不多知亦不至也

陳師道云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擊然後盡天下之變

揚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

善爲文者使五采竝用而氣行乎其中故文家以養氣爲主

論文者或尚繁或尚簡然繁非也簡非也不繁不簡亦非也或爲難或爲易然難非也易非也不難不易亦非也蓋繁有美惡簡有美惡難有美惡易有美惡惟求其美而已故博者能繁命之曰該贍左氏相如是也而請客者項刻能千言精者能簡命之曰要約公羊穀梁是也而叟自者終日無一字奇者工於難命之曰複奧莊周鄒衍是也而郇模劉煇亦詭而晦辯者工於易張儀蘇秦是也而張打油胡釘鉸亦淺而露論文者當辨其美惡不當以繁簡難易也

古文詞能澹然而平藹然而和雍容紆裕而不迫庶幾可入古人之域視世之鏤琢字句以駭人耳目者遠矣

文章無盡境譬之登山然其入必有徑雖懸崖絕壁亦必有磴道可尋緪繘可挽苟力不足以相赴非困則躓矣譬之華嶽不知幾千仞游者必極於三峯而後已也

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爲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古文一道近代多黃茅白葦者其故有二宋儒失

之專後人失之陋失之專者一騁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其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皆宋人以左國爲衰世之文一語誤之也

古人爲文必有來歷非徒師心以自用者如歐公祭吳長文文似韓祭薛中丞文書梅聖俞詩稿似韓送孟東野序弔石曼卿文似韓祭田橫墓文蓋其步驟馳騁亦無不似非但効其語句而已者然亦必如歐之擬韓始可以云似始不妨於似耳

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爲高無排句無陳言

無贅詞如記者所以記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佐之姓名其中叙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若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叙者次序其語前之語勿施於後後之語勿施於前其語次第不可顛倒如尚書序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乃古今作序大格樣也碑文揚於外稍可加詳壙誌最宜緊嚴銘字從金一字不可泛用行實之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

大節其餘小善寸長宜畧爲人立傳之法亦然跋
取古詩狼跋其胡之意犯前則躐其胡跋語不可
多多則冗尾語宜峻峭以其不可復加之意說則
出自已意橫說竪說其文詳贍抑揚無所不可如
韓公師說是也

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閒
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
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
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
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若渴虹飲水霜隼摶空瞥

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夭矯

今之文人高者有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者

毋乃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乎

秦漢唐宋雖代有升降要之文之流委而非其源也

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王禹偁亦曰爲文而

舍六經又何法焉李塗曰經雖非爲作文設而千

萬代文章從此出是則六經者文之源也足以盡

天下之情之辭之政之心不入於虛僞而歸於有

用欲以古文名家者取法莫若經焉爾經之爲教

不一六藝異科衆說之郛大道之管得其機神而

闢明之則爲秦爲漢爲六朝爲唐宋爲元明靡所不有亦靡所不合此謂取之而左右逢其源也

作文莫先於知字知句知篇然後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無不備具則今之所傳唐宋諸大家舉如此也前明二百七十餘年其文嘗屢變矣而中間最卓卓知名者亦無不學於古人而得之羅圭峯學退之者也歸震川學永叔者也王遵巖學子固者也方正學唐荊川學二蘇者也其他楊文貞李文正王文恪又學永叔而未至者也前賢之學於古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闔呼應操縱頓挫

之法而加變化焉以成一家者是也後生小子不知其說乃欲以剽竊模擬當之豈不謬哉宜堯峯之所以諄諄致辯也

說詩者衆矣至今日而說詩亦戛戛乎其難矣蓋家持一說雅鄭雜陳徒自嘵嘵以啓其齟齬之釁附會之弊則說之何如其已也予又安得以有說也然而予之不得已於說者其故有三今夫詩譬猶水陸矣江河川瀆各派也而萬滙來朝則有宗秦楚齊粱各境也而四方會同則有極南轅北轍汎濫橫流幾何不嘆望洋而悲岐路乎是不得已於說且吾家事也念我先公尋源創啓主騷壇者數十年吾之家法其不絕廑如綫耳門風不繼誰之咎耶又不得已於說矧余承藉家學幾經甘苦

雖不副小同之實而孤竹老馬猶堪識路泯前蹤而迷後蹟非所敢也更不得已於說此所以說其可說并說其不可說因他人之說以立吾之說即以吾之說而印他人之說也又安得以無說也西圃小山甃田同之自序

詩道之所以日蕪而迄無所底者則以說詩者誤之也夫運會遷流風雅遞變而正法眼藏要必以大雅爲宗以寄興爲主委婉深摯以無失乎溫柔敦厚之旨而後可以謂之詩而說詩者或以爲是不足以見才而炫俗也於是別立門戶以尖巧爲新異以詭特爲奇闢以襞績故實爲博奥一唱百和靡然成風沿至於今弊斯極矣夫失之愈遠則返之愈難而返之無術則失將愈甚此吾友西圃詩說之所爲作也西圃爲司農山薑先生長孫家學淵源薪傳有自而又好學深思以力充其所至

故其爲是說也上下古今莫不有以究其指歸而別其僞體品第則開竇之是遵意旨則希聲之爲準而前哲之緒論微言其有妙合三昧者又不惜別擇而表出之以爲指南蓋欲學者祛下劣之詩魔而返諸正法眼藏者至於如此斯其心至苦而志已勤矣然則居今日而欲爲風雅一途廻旣倒之狂瀾而砥柱中流也舍是說其誰屬哉雖然西圃之爲是說固將以正說詩者之誤也而說詩者又或以其說爲誤是更相笑也其又焉正之而吾謂不然夫趨舍無準而是非有定學者苟觀是說

而恍然其有悟焉則詩道之日蕪而迄無所底者
安知其不自是而有瘳也哉是西圃之志也而是
說之爲功則大矣淄川張元序

西圃詩說

濟南小山薑田同之

詩之道有根柢焉有興會焉鏡中之花水中之月羚羊挂角無迹可尋此興會也本之風雅以導其源泝之楚騷漢魏樂府以達其流博之九經三史諸子以窮其變此根柢也根柢原於學問興會發於性情

興寄淺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

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最蓋可以兼

衆聲也

樂府音節至唐已失卽樂府解題亦在影響之間宜歷下謂唐以後不必立樂府名色也

漢魏而下五古之響寂矣六朝至初唐止可謂之半格

栢梁爲七言歌行之祖人知之矣而不知創體要以拙勝也

古今體各有規製各有避忌然不熟讀古詩未有能精於律者觀老杜之詩自見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

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學者固當嚴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五七絶句古詩樂府之遺也意旨微茫無餘法而有餘味而世俗竟以截律句爲言是但見龍門大伾而豈知崑崙岷山之有所自耶

晚唐七絶衆稱其妙且有欲勝盛唐之說殊不知絶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

師三百篇庶近於漢師漢師魏晉乃幾於唐未有師宋

元而翻合羣雅者譬彼汎舟然泝洄者不若泝游之便必欲逆流以上吾知鼓枻之匪易矣

聲情並至之謂詩而情至者每直道不出故旁引曲喻反覆流連而隱隱言外令人尋味而得此風人之旨所以妙極千古也

渾然不露者元氣也而有句可摘則元氣漸泄矣

詩運之升降正在於此

詩調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者是也故中有所觸雖極致而不病其多中無可言雖不作亦不見其少

効古人詩要須神韻相通不必於聲句格套中求
似如擬十九首並蘇李等詩皆優孟衣冠也
吾於趙璧彈五絃而悟詩道焉其言曰吾之於五
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
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
絃也
詩本上妙非一空魔障終無自己把捉處轉法華
不爲法華轉要須識得妙蓮花耳
唐楊巨源僧院聽琴詩禪思何妨在玉琴眞僧不
見聽時心離聲怨調秋堂夕雲向蒼梧湘水深此

詩家三昧也然秪可爲解人道耳

人握夜光途遵上乘是已然須湥造之自得之湥造之力微則不免邯鄲之步自得之趣寡又安望合浦之還

局方切理蒐事配景最是詩家之弊然革斯弊者什不得一焉詩道其難乎

嚴滄浪羚羊挂角無跡可尋司空表聖不着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唯李太白牛渚西江夜孟襄陽挂席幾千里二首與沈雲卿龍池樂章崔司勳黃鶴樓詩足以當之所謂逸品是也

情景妙合風格自上不爲古役不墮蹊徑者最也隨質成分隨分成詣門戸既立聲實可觀者次也或名爲閏繼實則盜魁外堪皮相中乃膚立以此言家久必敗矣

蘇李之詩長於高妙曹劉之詩長於豪逸陶阮之詩長於冲澹謝鮑之詩長於俊潔徐庾之詩長於蕬而而兼之者其惟杜乎

陳杜濫觴之餘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夐若清沇之貫逵大厯十數公抑又其次至元白力就而氣孱乃都

市豪估耳劉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劉德仁時得佳致亦足滌煩賈浪仙誠有警句觀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寒澁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表聖之論卓有見地宜其一鳴於晚唐也

太白詩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詩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沉雄爲貴詠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慨慷激烈歔欷欲絶者子美也

古人作詩先有題而後有詩未有詩成後以題強肖者故說來雖極平淡無不入妙蓋與題有關是

即聲情竝至也今人但觸物造句雖極警拔而前後強湊漫無指歸即強置一題究屬不合耳

不徵不婉徑情直發不可爲詩一覽而盡言外無餘不可爲詩美謂之美刺謂之刺拘執繩墨不可爲詩意盡於此不通於彼膠柱則合觸類則滯不可爲詩知此四者始可與言詩矣

古人詩意在言外故從容不迫蘊蓄有味所謂溫厚和平也若劍拔弩張無所不至祇自形其橫俗之態耳何詩之有

嚮公主法慶寺十五年煅煉鉗錘刮骨見髓如獅

子搏象兔必用全力如醍醐甘露灌頂沁心如鐵壁銀山不可梯傍學詩者宜悟此境界宜有此堅貞

詩中俚語蓋無所不盡匪直淺俗也彼鄭聲淫其聲固在至於詞之俚則無所不盡竝其聲而亡之風雅委地矣

華容孫世其謂新進學詩者必須先服巴豆雷丸下盡胸中程文策套然後以楚詞文選爲冷粥補之始可語詩此眞俗學對症之藥

山川草木花鳥禽魚不遇詩人則其情形不出聲

臭不聞詩人之筆蓋有甚於畫工者即如雪之艷非左司不能道栴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少陵不能道詩人肺腑自別具一種慧靈故能超出象外不必處處有來歷而實處處非穿鑿者固由筆妙亦由悟高彼鈍根人烏足以知此

詩有眞僞分別正須具眼不然百寶帳千絲網五色迷離幾何不被人瞞過

鳳洲滄溟論盧次楩云盧是一富賈胡羣寶悉聚所之陶朱公通融出入之妙以此知詩之爲道別有化裁區區書簏恐不足道也

秋興八首章各有意妙難言罄似非後人所可增減者而鍾譚直斥之盧德水先生杜詩胥鈔輒刪去二首毛西河唐律選又刪去三首殊難測其意旨

詩之爲道非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盡一生之力而爲之至於字字皆練得之甚難但患觀者滅裂則不見其工耳爲之難知更不易其信然哉

詩非無爲而作情因景生景隨情變感觸之下卽淡語亦自有致彼無情之言縱懸幡擊鼓亦安能助其威靈哉況掇拾事物以湊好句者則又卑卑

不足道矣

詩有字字皆是無瑕可指語音亦瀏亮但細論無功景意總全一讀便盡無可諷咏此類最易爲人激賞乃詩之折楊黃華也譬如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工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此病最難爲醫也

詩中平澹處當自絢爛中來今人以枵腹作俗淺語而自以爲平澹且以歇後語爲言外意者寧不令識者代其入地

神韻超妙者絕氣力雄渾者勝元輕白俗皆其病

也然病輕猶其小疵病俗實爲大忌故漁洋謂初學者不可讀樂天詩

詩以自然爲至以遠造爲功才智之士鏤心劌目鑽奇鑿詭矜詡高遠鏟削元氣其病在艱澁若藉口渾淪脫手成篇因陳襲故如官庖市販咄嗟輻輳而不能驚魂駴目浹入人肺腸寖就淺陋其病反在艱澁下

律細格老與年俱進皮毛脫落乃見眞實作詩而多蕪音累氣皆由浮膩未盡耳

詩尙新雅然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尤其不易得

譽

作詩必使老嫗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之不解亦又何耶

詩家有[illegible]語以爲高妙者皆因尋常言語

[illegible]家絕妙詞一語誤之然此等空空不知[illegible]售猶[illegible]於自負理學必用語錄[illegible]是子[illegible]

詩有句合[illegible]三疊句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云[illegible]應是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illegible]云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

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于水坐看牽牛織女星奇句意俱合善者如老杜九日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王龍標宮怨詩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是也

錢考功詩長信月閒寧避曉宜春花滿不飛香于腊雪妙極形容膾炙人口其源得之初唐然從初唐竟落中唐了不與盛唐相關何者愈巧則愈遠唐人句如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人爭傳之然一覽便盡初看

整秀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若杜陵句雖間有拙累處而更千百世亦無有能勝之者要無露句耳

長慶集易於模倣究非雅宗如唐伯虎則尤長慶之下乘者

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者謂盛唐詩即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病不在故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爲故事所使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

衰獨有明詩人能越宋而繼唐者正得使事三昧耳

大抵宋人務離唐人以爲高而元人求合唐人以爲法究之離者不能終離而合者豈能悉合乎

詩中無所爲奇即有奇可矜亦遇物而見猶夫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耳豈强造哉

李長吉詩有奇句盧仝詩有怪句好處自別若劉叉冰柱雪車詩殆不成語不足言奇怪也

子瞻云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爾淵明不爲詩寫其

胸中之妙爾學杜不成不失爲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爲樂天爾此論微妙足爲千古典型

後人詩句多有似襲前人者大抵神與境合遂爾觸筆不覺偶同亦有於增損之閒用意尤精如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而右丞加以漠漠陰陰字更覺精神飛越豈盡得以襲取歸咎耶

詩有題不同而各相稱派不同而均相敵者甚不可以優劣較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也當分觀之

詩之妙在一字兩字工夫然一字兩字不惟在學問見解而一時之心思與會亦有到有不到推敲之間殊難把捉矣

詩之聲律至唐始成然亦多原六朝旨意而造語工夫各有微妙何遜入西塞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至少陵江邊小閣則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飜雖因舊而益妍類獺髓補痕也西清詩話云云如此以予論之出與上宿與飜四字各有意會各有見地所謂同而不同並不可以言優劣且杜句着力而何句乃在有意無意之間識者自得

之

古人爲詩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唐代詩人唯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明無餘物矣城春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恐則時可知矣

詩之妙處無他淸空而已然不讀萬卷豈易言淸不讀破萬卷又豈易言空哉杜詩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神者淸空之謂也而淸空二字正難理會

或問唐相國鄭綮近爲新詩否曰詩思在灞橋風

雪中驢子上此何以得之旨哉斯語足見詩境之清詩思之苦元遺山詩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烟糞火邊即此意也

王龍標高達夫王幷州偕飲旗亭伎歌三人絕句至黃河遠上篇幷州自贊二公亦皆帖服若令人則各不相下矣何者音外之音味外之味正自索解人不得也

謝朓酬王晉安詩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雁飛後人不解此句之妙晉安即閩泉州也南中榮橘柚即諺云樹欝不落葉也寧知鴻雁飛即諺云雁飛不

到處也樹不凋雁不到本是諱鄉乃以美言之此是隱句之妙

韋縠才調集未免雅鄭同陳而馮定遠批本又近於拘俗幸漁洋先生刪爲善本誠韋氏之功臣也

義山錦瑟詩拈首二字爲題即無題義最是蓋此詩之佳在一絃一柱中思其華年心思紊亂故中聯不倫不次没首没尾正所謂無端也而以淸和適怨傳之不亦拘乎

晚唐人詩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與宋人詩絲攪綠蕪出紅爭暖樹歸句非不工而語

意俱盡殆纖巧而非大雅者然如老杜之樹濕風凉進與殘生逗江漢逗字進字未嘗不生新而不傷大雅益見三唐兩宋有不可假者此千里毫釐之所以別也

宋詩淡郤去唐遠元詩淺去唐郤近

王荆公少以意氣自負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含蓄後爲羣牧判官從宋次道家盡假唐人詩集博觀約取晚年始得淡婉不迫之趣以此見唐人尙有三百遺意而非法唐人亦終不合正軌彼後人沉溺宋詩矜新趨異翻毀唐人爲不足學者

直是不曾夢見也

雪詩漁洋先生以陶淵明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及祖詠終南陰嶺秀王右丞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閒韋左司門對寒流雪滿山爲最予以爲纖此者厪有鄭平張蕭亭貫居流水無聲山皓然句可稱絕唱不讓古人

梅花詩東坡竹外七字及和靖雪後一聯自是象外孤寄若唐釋齊已前村風雪裏昨夜一枝開明高季廸流水空山見一枝不落刻畫亦堪並響

唐人牡丹詩以李正封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

二語爲佳後代名句罕見惟明太僕孫緒分來天上香猶在欲問洛陽春幾何脫盡俗塵獨標超異竹坡詩話東坡晚年在惠州作梅花詩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横昏此語一出和靖暗香疎影之句索然矣又稱張文潛調鼎當年終有實論花天下更無香雖未及東坡高妙然猶可使和靖作衙官又云胡司業外絶艷更無花得似暗香唯有月明知亦自奇絶使醉翁見之未必專賞和靖等語大是不解東坡紛紛耿耿句未是絶作至張胡句更復了不與人安見在暗香疎影之上且

置却東坡竹外七字而於此是取不唯難服和靖之心亦且大拂東坡之意妍媸騃跰烏足言詩

楊升庵云梅花詩被宋人做壞令人見梅枝可憎而香影無味安得誦劉方平詩及梁元帝徐陵陰鏗諸詠一洗梅花之辱乎余謂不然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又竹外一枝斜更好非宋人詩乎亦何得一概抹殺耶

王元美論梅花詩云疎影暗香二句景態雖佳已落異境是許渾至語非盛唐語已是薑二句原本南唐江爲作僅易竹桂二字爲疎暗耳又云老杜

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風骨著然其次則李羣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對夕陽大有神采足爲梅花吐氣以余觀之老杜二語别有寄托似難專論至羣玉句雖有神采詎能超出象外耶且二語移之咏梨花亦未爲不可

漁洋論梅花詩曰如高季廸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亦是俗格余初閱之不甚淺知及觀唐釋齊已風騷旨格云下格用事方曉暢此旨然今之詩人恐不免以下爲上矣

李賀新笋詩斫取青光寫楚詞膩香春粉墨離離

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烟啼千萬枝汗靑寫楚詞旣是奇事膩香春粉形容竹尤妙但結句以情恨詠竹似覺不類故不若陸龜蒙詠白蓮詩素蘤多蒙別艷欺此花端合在瑤池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淸欲墮時可爲白蓮傳神也雖第三句相同實非蹈襲蓋着題不得避耳勝棋所用敗棋之着也𫉬庖所宰族庖之刀也而工拙則相遠矣李太白子夜吳歌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𫉬人罷遠征余竊謂刪去末二句作絕句更覺渾含無盡

杜荀鶴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一律王元美以為去後四句作絕句乃妙其言當矣至謂柳宗元漁翁一首東坡不合欲去末二句愚竊惑之此首至欸乃一聲山水綠一句恰好謂歇刪去末二句言盡意不盡何等悠妙何等含蓄豈元美于斯未嘗三復耶

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葦航紀談云黃昏以對淸淺乃兩字非一字也月黃昏謂夜深香動月為之黃而昏非謂人定時也蓋晝午後陰氣用事花房斂藏夜半後陽氣用事

而花敷蕊散香凡花皆然不獨梅也其解固是然和靖以此詠梅愚意以爲不甚尤協蓋南唐江爲已先有句云竹影横斜水淸淺桂香浮動月黃昏細玩其情形理致殊覺二字難移恰是竹桂𨚫就月爲之黃而昏一解論之亦自是桂花不是梅花而古今誦之不辨未詳耶抑附和盛名耶吾不能無間然矣

宋詩中黃魯直不免於生強陸務觀不免於滑易范致能之縟且弱楊萬里鄭德源之鄙且俚劉潜夫方巨山之意無餘而言太盡此皆不成乎鵠者

也尤而效之是何異越人之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也

宋元詩味薄亦有數家可觀者終是排布處多含蓄處少風氣囿人如此

弇州云詩格變自蘇黃黃意不滿蘇然故不如蘇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陳愈遠愈近耳數語直中詩家之欵

予謂魯直介甫三家古今體無不從老杜來但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耳骨格既定宋詩亦不妨看

熊蹯雞跖筋骨有餘而肉味絕少好奇者不能舍之而不足以厭飫天下山谷詩大抵如此細咀嚼之自見

楊廷秀學李義山惟覺鄙碎陸務觀學白樂天更覺直率槪之唐調皆有所未協也

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眞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於粘皮帶骨至於江西詩派極矣唯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眞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

宋丁謂在珠厓有詩近百餘篇號知命集其中有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詩話以爲警句予直以爲呆語耳不知其警處安在

梅花詩在漢晉未之或聞自宋鮑照以下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唐詩人雖多而杜少陵才二首白香山四首元微之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各一首其餘不過一二如李翰林韋左司孟東野皮日休並無一篇至宋代方盛行究其佳者亦僅林和靖蘇東坡數首數句耳何至程祁陳從古周必大等動輙千首亦甚不自量矣

嘗聞之昔人所稱廣大教化主者于長慶得一人曰白樂天于元豐得一人曰蘇子瞻于南渡得一人曰陸務觀爲其情事景物之悉備也然王鳳洲列之于詩家正宗之外亦千古卓識哉

有明之詩洪武初高季廸袁可潛一變元風首開大雅卓乎冠矣二公而下文有林子羽劉子高孫炎孫蕡黃元之楊孟載輩羽翼之永樂之末至成化之初則微乎稍矣弘治間文明中天古學煥日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爲赤幟而和之者多失于流易山林則陳白沙莊定山稱白眉而識者皆以

爲旁門至李何二子一出變而學杜壯乎偉矣然正變雲擾而剽襲雷同比興漸微而風騷稍遠迨嘉靖初稍稍厭棄更爲六朝之調初唐之體蔚乎盛矣而纖艷不逞闡緩無當作非神解傳同耳食又不免物議於後矣豈非時代爲之哉

萬曆以來公安袁氏兄弟欲矯嘉靖七子之弊意主白蘇降而楊鄭其詞其志未大有害也竟陵鍾氏譚氏從而甚之專以僻澀詭譎是尙斯害有不可言者于時秦有文天瑞越有王季重閩有蔡敬夫爭相效尤變而益下可謂風雅之刼運矣

今之言詩者多棄唐主宋下取蘇黃楊陸之體製而又遺其神明獨拾瀋滓無怪乎高者肆而下者俚博者縟而約者疏一切麓厲噍殺生澀平熟俗直之音瀰漫於聲調間也是可慨夫

吾輩作詩即不能力追大雅決不可襲噍聲以墮惡道

踵竟陵之習者瘦寒枯澀沿七子之風者雷同膚蛻而高明之家至欲別標新幟厭三唐而右兩宋護皮陸而黨蘇黃波之靡也其去詞曲曾不能以寸詩之弊亦極矣即有力排僞體希復正宗而車

薪盃水難滅秦炙一傳衆咻反歸楚語爲之奈何
故一二自好之士晰釐割毫銓精播義寧獨淸於
舉世皆濁之日要亦自行其所是已爾
今人粗學拈韻便神厲九霄志淩千載自吟自賞
不覺更有旁人者固自狂妄究屬無知耳
許彥周詩話長江大河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
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渟靈沼無一點塵滓
只是體不似江河耳漁洋曰由前所云唯杜子美
蘇子瞻足以當之由後所云則宣城水部右丞襄
陽蘇州諸公皆是其言璇炎然以今日論之足繼

杜蘇二公者唯我司農先王父足繼王孟諸公者
唯阮亭司寇公而已當代稱詩者亦嘗云新城德
州有名家大家之分
昌黎遺賈浪仙詩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頓
覺閒天恐文章終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漁洋遺
趙怡齋善慶詩自失馮逡五見秋腹悲三度過陵
州山川不遣英靈盡又見淸吟趙倚樓全脫胎昌
黎然而靑于藍矣
先司農詩本工部變化無方如盆梅一律老鐵一
椿圍四寸橫枝三五尺餘強人與梅花太冷淡天

教明月來商量林逋原在山中臥何遜曾爲水部郎袖手我無吟賞法武彝茶臼火新香微妙處全從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篇得來然而人莫能窺蓋神似非形似也

錢牧翁題石屋秋栁小景云刻露巉巖石骨愁兩株風栁曳殘秋分明一段荒寒景今日鍾山古石頭大抵寓意弘光南渡事次句直是畫出馬阮妙不容說漁洋公和句云官栁烟含六代愁絲絲畏見冶城秋無情畫裏逢搖落一夜西風滿石頭情景無限神韻悠然自堪竝垂不朽然別以詩派則

牧翁宋調漁洋唐響矣

李太白過武昌見崔司勳黃鶴樓詩嘆服之遂不復作王漁洋見先王父歷下亭古詩與桃花扇絕句亦不復作蓋絕唱難繼寧擱筆不落人後也大詩人往往如此

凡詩人作語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杜詩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暗用史記天官書天一鎗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之語而語中有用兵之意詩至此誠爲工矣我先公題呂芝房鐵菴詩有句云離奇枒樹秸中散匇宛梅花宋廣平

人皆以爲寫景之工殊不知暗用兩鐵字在內確切典雅直是事在語中而人不知者其工妙可與少陵相逼

詩中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卽古人亦不多覯唯阮亭先生刻苦於此每爲詩輒閉門障窗備極修飾無一隙可指然後出以示人宜稱詩家謂其語妙天下也

前人論詩主格者主氣者主聲調者而漁洋先生獨主神韻神韻二字可謂放出三昧直足千古

竊見數十年來之言詩者同異相軋去之愈遠宗

鍾譚者破碎宗七子者囫圇有衣冠而無運動爭體面而乏神明若求眞詩別有本末似且宜堆壁覆瓿以俟斲輪於甘苦之外者知之

詩派不一而詩人亦因之各成家數有專家者有兼及者如三唐之人各成一家無不可指而名之惟老杜聲音格律克集大成則無所不有故中晚宋元皆得從中分其一體特學之不善頓成流弊耳今之皮相者強分唐宋如觀漁洋司寇詩則曰唐且指王孟以實之觀先司農詩則曰宋且指蘇陸以實之殊不知山薑一集原本少陵以才雄筆

大自三唐以及兩宋無所不包千變萬化終自成一家言亦所謂集大成者雖論詩絶句有云老來自陸最相宜然自有微意觀首二句琢肝鉥腎費尋思攤飯澆書病不支亦畧見一斑矣何得一概目之爲宋詩乎是不啻汪比部蛟門云吾師阮亭亦宋詩也又豈其然乎